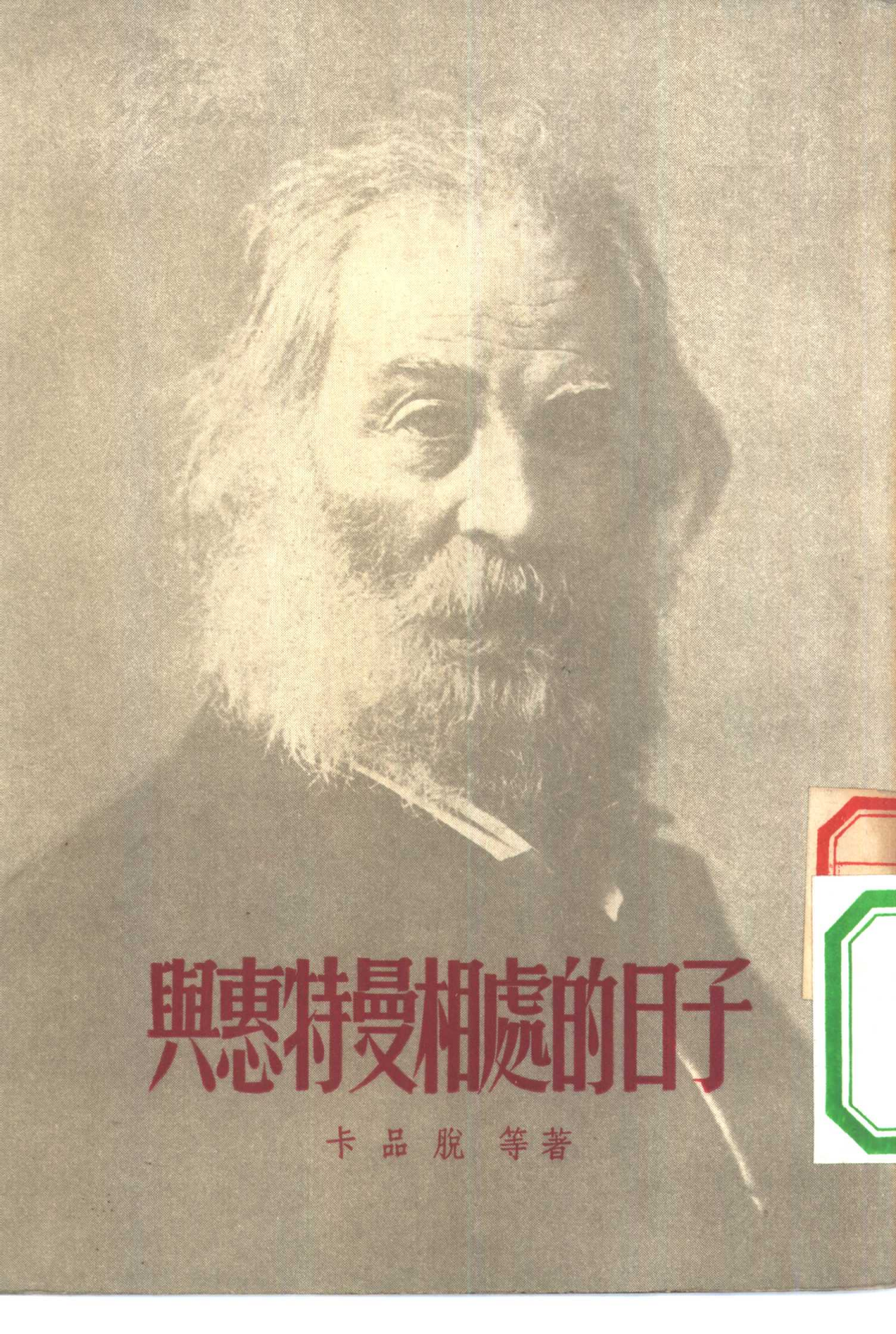




與惠特曼相處的日子

卡品脫等著





與史特恩相處的日子

李遠哲 著



與惠特曼相處的日子

美國 卡品脫等著

懷 冰 譯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 一九五五 •

與惠特曼相處的日子

著 者 卡 品 脫 等

譯 者 懷 冰

分類 文學・藝術—文藝—一般

書號. 094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3 $\frac{7}{8}$

字數. 66 000 定價頁. 70

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5 000 冊

1—5 000

定價四角二分

出 版 者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上海圓明園路一六九號

經 經 售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

上海山東中路一二八號

大 華 印 刷 廠 製 版

永 盛 協 印 務 局 印 刷

上海長壽路七四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

Edward Carpenter
Days With Walt Whitma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London, 1906

內 容 提 要

本書作者卡品脫，是英國十九世紀末葉的民主主義作家，也是當時能認識草葉集的偉大價值的少數作家之一。他曾兩次渡過大西洋，訪問惠特曼，親切地記錄了詩人的思想、見解、態度、作風，以及生活瑣事，通過惠特曼和愛默生一篇，我們可以見到惠特曼在出版草葉集的過程中所遭遇到的種種迫害，以及詩人的不折不撓、堅持真理的精神。

生活片斷摘自惠特曼本人所寫的典型的日子一書，扼要地介紹了詩人的經歷和他的生活情況。

本書附有蘇聯作家密爾斯基的美國的民主主義詩人一文，對於惠特曼和草葉集提出了全面的正確的評價，並糾正了認為惠特曼是“先知”的傳統說法，幫助我們正確地認識這位偉大的民主詩人。

目次

與惠特曼相處的日子.....	卡品脫(三)
生活片斷.....	惠特曼(六)
美國民主主義詩人.....	密爾斯基(八)

與惠特曼相處的日子

與惠特曼相處的日子

卡品脫

訪問惠特曼——一八七七年

一八七七年五月二日，我從費城渡河來到了卡姆頓，敲着斯蒂文思街四百三十一號的大門。這是一幢狹窄的三層樓房，聳立在一條美國很常見的林蔭大道上，那是惠特曼的弟弟喬治·惠特曼上校夫婦的家，惠特曼就住在這兒——他把那幢屋子當做他的總部，雖然自己常常不在家。我走進一間普通式樣的起居室，裏面有一兩張雕花的桌子，幾本照相簿，還有一些用玻璃罩罩着的玩意兒。我等了幾分鐘，聽得喊了聲『華爾特』^①。不一會兒，他下樓來了。他走得很慢，吃力地扶着欄杆，他那條癱瘓了的腿老是有點兒拖曳——初看上去，很像一個老態龍鍾的老頭兒，長長的鬚鬚幾乎全白了，蓬鬆的鬚髮和鬍子，脖子上也是毛茸茸的，連服裝也是一片灰白，不過他的身材却是又高又挺，你再仔細一看，就看出他還不太老——他臉色還那麼紅潤，灰藍的眼睛還是那麼清澈，看不出一點兒衰老

① 惠特曼本名 Walter，因為跟他父親同名在家裏就改稱 Walt。

的樣子，一雙手呢，又是那樣豐滿，結實，勻稱。

他一走到樓梯脚下，就握住了我的手，一面說：『我怕我們又要錯過見面的機會了，』——這句話指的是我上次去拜訪他而沒有見到面的那回事。他從容不迫地先替我找了座位，才放鬆我的手，然後他自己也坐下來，問我道：『你從英國帶來了些什麼新聞啊！』那時俄國和土耳其剛剛宣戰。跟其他的美國人一樣，他同情俄國。他認為俄國確實需要爲她本國的人民和那日益增長的力量而在南面找個出口（君士坦丁堡），而土耳其却正在崩潰。至於英國，則正開始採取『聰明的絕對不干涉政策』。於是，談話就轉到了英國。他問起那兒的朋友們，也問了一些關於我本身的問題。

就在開頭的十分鐘裏面，我就形成了一個印象——那就是說，我覺得他的個性中隱藏着廣闊的背景，這印象到後來越加顯著。如果我以前認為惠特曼是一個反常的、神經錯亂的、暴躁的人物（我知道我並沒有過這樣的看法），那末，這回跟他初次見面，確實產生了一個完全相反的看法。我覺得，誰也沒有他那樣的善於體諒人，我簡直可以說他爲人很謙恭，誰的作風也比不上他那樣淳樸，那樣不落半點做作自負的痕迹；我從未遇到過任何一個人像他那樣有自知之明。然而，除了這一切以外，我還看出他身上有一種光芒四射的力量，一種無所不包的大仁大義，彷彿陽光一樣地普照萬方——然而，就在這一種光芒

中，還隱藏着某些含蓄的憂鬱的情調，和一種遠不可及的感覺。

無論如何，我第一次和他會面時，確實對他有了這樣的一些印象。我記得，他那高高拱起的眉毛，使他的臉呈現出一種孩子般奇異的沉思表情，這使我多麼吃驚。他的眼睛雖然洋溢着若有所思的深情，但主要的並不是沉思，而是洞察一切的力量——與其說它活潑，還不如說它富有感受能力——眼睛陷得很深，清澈沉着，眼瞳雖小而明朗，眼簾很厚，流露着熱情和經驗。他的臉長得勻稱，堂皇，樸實，有人曾經說過，它像一座希臘神殿，鼻子的模樣兒像一個希臘人似的，筆直（但一點不細巧，也不狹窄，可以說恰恰相反），闊闊地嵌在兩條眉毛中間，和額上的線條成了個直角；前額很高，不過也不是高得過份，上面有着幾條平行的皺紋，腦袋是圓盔形的，頭的中部從耳朵以上的那一部份最闊最大，——後腦勺倒不突出，耳朵很大，也長得很優美；闊嘴巴，幾乎全給鬍子遮住了。

那一個高聳的腦袋會令人想起一種難馴的『野鷹』，這在美國人中間也並不少見。

談了一會兒話以後，惠特曼提議一塊兒過河到費城去散步。他戴上一頂灰色的垂邊帽，顯然興高采烈地出發了，他扶住我的臂膊，慢吞吞地走了將近一哩路，才走到渡口。他平常非常喜愛擺渡。在他典型的日子裏的關於勃洛克林渡口和題名為台拉華河上的日日夜夜兩篇隨筆中就足以證明這一點。他熱愛人民的生活，熟悉街頭的形形色色。渡輪上的

人顯然多是些老友；我們剛踏上費城的河岸，就給人包圍住了。街頭拐角上的男女魚販，電車管理員，以及人行道上閒蕩的行人，很多向他打着招呼，不過還是他先向人招呼的時候居多。走不多遠，忽聽得一部運貨馬車的車頂上傳來了愉快的招呼聲，不一會，那位馬車夫已經爬下車子，把馬匹交給旁邊看熱鬧的人照顧後，在我們面前立定了。他是百老匯舞台上的一位『老手』，『已經有三四年沒有見到華爾特了；』他握住了惠特曼的手，眼眶裏湧現出眼淚。這時候，我們馬上停止前進，旁邊看熱鬧的人也圍了上來；那位馬車夫告訴他說『喬治』病了，希望惠特曼去探望一下。詩人問起他的孩子們，一面從自己的口袋裏摸出一兩袋糖果，送給那些沒有在場的小朋友的。不過，一般說來，他自己很少說話，開口的倒都是些旁邊人，他們顯然把心坎裏的話一古腦兒都說出來了。

我們就這樣的在費城東溜西逛——搭乘電車的時候居多。楊基人●可不愛走路；他們一些較大的城市都有完善的電車設備，除非路程很短，大家都普遍地乘坐電車。惠特曼走不動太遠的路。不過，只要跟他在一起就使我覺得很滿意。他真可說是個優游自在的人。在回去的路上，剛到渡口，就聽得渡船上正在響着最後的一次鈴聲，只要我們趕緊一下，也許還可以趕上渡船的，可是惠特曼似乎並沒有要去趕上它的意思。我們眼看渡船開走，

● 楊基人：美國北部諸州的人；泛指美國人。

他却怡然自得地坐了下來，等候下一趟的渡船。

幾天後，華爾特下鄉去了，到他『可貴的好朋友』史丹福家裏去了，接着我也上那兒訪問了他一次。那是在卡姆頓——大西洋沿綫上的一個小站附近，站名寇克伍，又名『白馬』，從卡姆頓出去第三或第四站就是；那時候，那地區都是些分散偏僻的農莊，僅有的六七幢住房和店鋪，便形成了一個中心區。史丹福的小小的農莊離車站約有一哩半——是一幢共有五六個房間的木房子。還有一個穀倉，一兩棵果樹，和一些田地，田地一直連到三四百碼外的一條小河邊。這一帶的土地很平坦，地面很少高低起伏，到處是一叢叢的樹木，跟我見到過的劍橋郡某些地方很相似——既不特別媚人，也不過份平淡無奇。史丹福先生一家就住在這座農莊上，親自耕種；他是一位虔誠的美以美會教徒，有時還担任本地的傳教士，他皮膚黝黑，勤快忠實，沉默寡言，可是很容易發怒，而且常遭到病魔的侵襲。他的妻子漂亮文雅，很專心家務，也是個虔敬的教徒。兩個兒子都還年輕，一個名叫亨利的在卡姆頓的一家印刷所工作，和華爾特最最談得投機，很得詩人的歡心。此外，還有一位長大了的女兒，和一兩個小孩子。惠特曼時常會在這兒住上幾個星期，有時甚至一連住上好幾個月，和他們一起生活，使他和這個家庭中的每一個人維持了歷久不變的友誼。他吸引着他們，他們也吸引着他。史丹福太太有一次對我說：『他是一個好人。這樣的好人，

我還是破天荒第一次見到。」

農莊附近還有一個『小浜』，在典型的日子中，他曾大大地描寫過這個地方——，他時常上那兒去，享受大半天的悠閒，而認為是人生一件樂事。的確，那『小浜』也正是這塊可愛地方的最媚人的風景之一。離開那座房子不到四分之一哩路，『小浜』開闊起來，形成了一個小小的湖沼，四圍樹木環繞，數不清的鳥兒在這兒出沒。就在這兒，惠特曼會在一張舊椅子上坐上好幾個鐘點，靜靜地享受着周圍的景色，而自己呢，也幾乎成了這景色中的一部份了；或者，他會把衣服脫掉，到那個靜止的深塘裏去洗個澡。那時他快六十歲了，那個時好時發的癱瘓症害了快八年了。像大家所知道的那樣，他認為他的癱瘓症能夠部份痊癒，主要得歸功於這個『小浜』，一般地說，還虧得這個池塘裏的洗澡，日光浴以及野外的空氣。我去看他的那天碰巧是星期天，我發現全家人都在家裏，惠特曼也在他們中間。我找到機會，就把這些年來在英國賞識他的作品的情況告訴他。他停了一下，問起洛塞蒂的本子，是不是已經絕版了。我給了他一個大致肯定的回答。惠特曼就說：『我也希望這』

●洛塞蒂選編的草葉集是在英國出版的第一個本子，於一八六八年出版，書名爲 *Leaves of Grass—Poems by Walt Whitman, Selected and Edited by William Michael Rossetti*，這是根據他偶而得到的一八五五年第一版原本選編而成的。

樣；當時我贊成洛塞蒂的計劃。不過，我現在的看法變了，寧願它不加改動，而根據我的原來式樣出版。」（這兒所抄錄的是我一兩天以後才寫的筆記，並不完全是他本人所用的字眼，只是就我能夠記得的寫下來罷了。）『我簡直弄不懂英國人對我的詩竟有這麼大的興趣。而美國，這個我專門爲它而動筆的國度竟這麼沉默，坦白地說，我是非常驚訝的。不但是羅維爾，幾乎是批評界的全體人馬，都說我的作品粗糙，沒有絲毫藝術的味兒，——你是不是也是這麼看法呢？』我回答，我也曾經聽到過這類的批評，不過我的看法並不同，我並不認爲他的作品粗糙草率，恰恰相反，他的大部份作品都是些精心的傑作，講到藝術問題，我認爲他已在風格上打下一個更廣泛的偉大的基礎（他的一些詩就是見證）。他已製定了輪廓，別人所能增添的只是點滴的修飾而已。惠特曼說：『事實上，我是經過幾次三番的修改，才拿出來發表的，可是我不敢說它已天衣無縫，我只是播下種子。至於繼續耕耘收穫，那得有待別人了。我原有這種想法：要是我能將大家集合起來，而把人類的良心和人的切歡樂，悲哀，經驗和環境都呈露在大家的面前，那將是一件偉大的事；直到這一刻，我想到的主要是美國。然而，英國既這樣賞識我，使我不禁想到，這對舊世界也許同樣可以有所貢獻。我一開始就竭力避免文學上一切空架子的束縛——把那些裝腔

作勢的空架子連根剷掉——直接從心底說出，也說到心裏去。」（關於這一點，他說他曾經一時『狂想』，寫過這樣的話：『要把傳統的詩的語法統統丟掉，把上古的或中古的偶像，暗喻，題材，形式等也統統拋棄，而採用那些適合於他同時代的字眼和措辭，寫一些新的東西。』）

吃飯的時候，史丹福先生已先入座，我猜想他正要做禱告。華爾特比他更虔誠，在他後面站了一會，身子微俯，兩隻大手緊緊地抱了抱史丹福的腦袋，然後默默地就走了過去。這是一個甜蜜動人的場面——多麼仁慈，又多麼堅決！孩子們都愛他，那個小男孩蜷曲着身體，迷迷糊糊，似睡非睡地躺在他的膝頭上，華爾特用手掩住他的臉，輕輕地撫摩着。

上一天在費城，惠特曼爲我介紹了他的英國朋友蓋爾克雷斯太太的一家人。蓋爾克雷斯太太是布萊克的傳記作者亞歷山大·蓋爾克雷斯的寡婦，她思想開朗，爲人也很幹練。一年前帶了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從英國來到美國，預備作兩三年的訪問，就在費城耽了下來。大家知道，她是英國婦女界中第一個充分認識和公開承認詩人的光輝天才的人（她發表的一些書信中提到這一點）。而當時（一八六八或六九年）草葉集在文學界

大多數人的眼裏，認爲它只不過比一個狂人的胡言亂語略高一等罷了。她不止一次地對我說，她一打開詩集，眼光落在那幅優美的幾乎是全身的作者的版畫像上（那是從一幅銀版照相複製下來的），不禁失聲叫道：『這才是耶穌的容貌，才是畫家求之不得的臉容啊！』她始終認爲，每次讀到那本書，她便更加肯定了和加深了第一次的那個印象。

惠特曼時常就在蓋爾克雷斯特的家裏。事實上，那兒終年替他準備了一個房間，裏面的陳設可說只有先知才有資格居住。當時他正要去探望她們，因此就商量好叫我也到那兒去。她們住在北二十二街一九二九號。如果說美國街道和房屋的編號方法是多麼平淡呆板，那也有它的優點：很實用。費城好像一張棋盤；你可以用坐標幾何找出你的道路。街道是筆直的，平行的，長得幾乎沒有個盡頭。一告訴你地址，你馬上可以知道你的目的地是在哪兒。

我記得很清楚，我拿了旅行袋到達她家的時候，全家都坐在門外的階台上（在和暖的黃昏，費城的居民普遍地有這種習慣）——惠特曼在他們的中間，坐在一張靠背椅裏，雪白的鬚髮在清新的月光下閃爍着，看去活像一個老神仙——別的人圍在他的身邊，或者坐在他的腳下。從這天以後的六七個黃昏，我也成了這團體中的一分子了。這是多麼愉快的事啊！惠特曼有一種獨到的本領，他能使普通的生活變得生氣勃勃，融融洽洽，彌補了